

第五回 劉絳仙將身代女 錢二衙巧說情人

話說劉絳仙自從女兒出臺，又喜又惱。喜的是藐姑姿色概世，惱的是藐姑矢志不淫。一日，絳仙想道：「我劉絳仙苦了半世，只生得一個女兒，實望他強宗勝祖，挈帶父母，誰料戲便做得極好，當不得性子異樣，動不動要惜廉恥，顧名節。見了男子莫說別樣事不肯做，就是一顰一笑，也不肯假借與人。如今來到這鄉鎮之間，搬演神戲。那為首的是個財主，別處雖然慳吝，在我們身上，倒肯撒漫使錢。是我的舊相識，見了我的女兒，豈有不勸喜的！只是我兒性子如此，恐也不能趁他的銀子。」

及至到了鎮上，見那座廟坐北向南，離廟五十餘步，有一道急湍沙河。那臺子的後臺，在南岸上。前臺一半，搭在水裏，生板是正對廟口。你說這是為何？只因是臺女戲，若不搭在水裏，那些沒皮虎，就弄出多少事來。將臺子如此一搭，臺子在水裏，離看戲的約有四五尺，使他只能遠看，不能近前，到也甚妙，誰知竟為藐姑與楚玉的便宜之地呢！及至吃了早飯，搭起浮橋。令戲子上臺，上完了，遂將浮橋撤去。先唱了三出參神的戲，然後開了本戲。及至藐姑出臺，真個如海上的仙女，令人可望而不可即。未及唱到半本，那些看的人，愚魯的俱各口呆目邪；那些風流的，俱各手舞足蹈。真是人人誇強，個個稱好！

再說那錢萬貫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嫖了一世的婊子，見過多少婦人，只說劉絳仙的姿色，是人中第一了。誰想生個女兒出來，比他更強十分。看了他半本戲，將我的魂也消出了一半，這便如何是好。」又想道：「他如今雖是臺上的，到晚間，不過多加幾兩銀子，就是我懷中之物了。此處難道還有掙我的不成！是便是了，怎奈我欲火熾盛，如何等的到晚上呢？也罷，等他下臺用飯的時節，不免先調戲他一番，再作道理。」誰知到了飯時，別的俱各下臺，目中惟藐姑。那藐姑自從唱演以來，只在臺上點心點心，就到黑方纔下來。今日也是如此。所以萬貫願望甚急，至此不覺情興索然，雖是威振一方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因此罷劉絳仙也無心與他親熱了。

及至吃飯，上臺演過晚本。萬貫道：「家僮把絳仙叫來，我看他說些甚麼，再作道理。」家僮道：「絳仙到了。」萬貫叫他進來，絳仙見了萬貫，一手摸著萬貫的胡子，說道：「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一年不見，如今你反少面起來了。總是財主人家養的好，真真令人可愛。」萬貫道：「你可好嘛。」絳仙答道：「我可好從何來呢？日子不如那二年，生意又不濟，孩子又不聽說，那像你老人家這等的受用呢？可是咱二人一年不見，不知你老人家也想了我不。」萬貫道：「不惟常常的想你，就是夜日也還想你。到了今日，卻一毫也不想了。」絳仙說：「見了面還想個甚麼呢。」萬貫道：「卻不是如此，我從前只說你的容貌世間無雙，所以放你不下。自從今日見了令媛，誰知更比你來俊俏，我一見，就把愛你的心腸，移在令媛身上去了，所以夜日還想你，今日一毫也不想了。不知你還念往日舊交，把令媛也送來，教我享受享受不。」絳仙心中想道：「我若說不能，今夜就不能趁他的銀子了。也罷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對萬貫道：「他的皮味與我不同，雖是一樣接客，他偏要嫌好道歹，像你老人家，自然是不嫌的。但自今晚也驟然叫他來，卻是斷然不能的。你老人家若不嫌他，待我明日合他細細的商議，再來回說。」萬貫見這番光景，不覺動起興來了，叫家僮：「對他班內人說聲，不用等他，今夜在我這裏睡罷。」絳仙說：「如此，又在這裏打攪你了。」萬貫說：「你若不要錢，我情願叫你常常的打攪。」絳仙說：「爺們相厚，誰合你要錢來。」萬貫說：「跟我借的糧食也是錢。」兩個遂各寬衣裳，同入帳內。其中的情景聲音，自是不必說了。

到了次日起來，萬貫說：「今日是餘賬未了一齊清楚罷。」絳仙遂起身而去。及至演戲的時節，萬貫左右不離，又是一天。到晚來想道：「我也曾千方百計去勾搭，他一毫也不理。想來沒有別的意思，一定是不肯零賣，要揀個有錢的主人，成堆發兌的了。我如今拚著一主大鈔，娶他回來做小，他母親是極喜我的，也未必十分拒絕。自古道：見錢眼開。我兌下一千兩銀子，與他說話的時節，就拿來排在面前。他見了自然動火，我又有許多好話到他，不怕他不允。叫梅香與我暖起酒來伺候。」

見了絳仙道：「我前夜把令媛的事，再三托你，為甚麼不見回音。」絳仙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都是前世不修，生出這個怪物來，終日裏與我淘氣。我幾次要對他講，他見我幾次要張口，就走開去了。料想那沒福的東西，受你培植不起，如今還是我來替他罷。」萬貫道：「我有句好話，和你商議，不知你肯不肯？若肯了，不但送你一場富貴，還替你省下許多是非，只怕你沒有這般造化！你令媛不肯接人，也是有志氣的所在。無非是立意從良，要嫁個好丈夫的意思。你何不依了他，多接些銀子，打發他去！把銀子買了婦人，教起戲來，一般好做生意。你莫怪我說，做女旦的人，若單靠做戲，那掙來的家私，也看得見。只除非像你一般，真戲也做，假戲也做，臺上的戲也做，臺下的戲也做，方纔趁的些銀子。若像你令媛那樣性情，要想他趁人家的銀子，只怕也是件難事。」絳仙說：「倒也說得不差。」萬貫說：「他趁不得銀子來，也還是小事，只怕連你趁來的銀子還要被他送了去。把人家敗的淨光，然後賣到他身上。那賣來的銀子，又沒得買人，只夠還債。這件生意，就要做不成了。」絳仙說：「雖則如此，也還不到這般地位。」萬貫說：「你還不知道哩！有多少王孫公子，都是有才有力的人。說他大模大樣，不理人也罷了，又私意動人的風景，弄的人有面皮沒處放，起了火沒水潑，都要生法送你到官，出他的醜，不到散班地步不止哩。」絳仙聽了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一定該嫁的了。但不知甚麼樣人家纔好打發他去呢。」

萬貫說：「富貴二字，是決要的了。只是一件，富也不要大富，貴也不要大貴，若富貴到極處，一來怕有禍不能夠享福到頭；二來怕他做起官勢來，得意便好，若不得意，就苦了令媛一生。須是不大不小的財主，半高半低的鄉宦，像我這樣人家，纔是他的主顧。」絳仙說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你要娶他了。」萬貫拱手答云：「不敢，頗有些意，只是不敢自專。你若肯荐賢，少也不好出手，竟是一千兩聘金。」叫梅香：「把我兌下的財禮，抬將出來。」指著銀子道：「這是五十兩一封，共二十封，都是粉邊細繫，一厘潮的也沒有。」絳仙說：「他起先那些話，說得一字不差。我若有了這些銀子，極少也買他十個婦人。就教得一般女戲，個個趁起錢來。我這分人家，哪裏發積得了？為甚麼留下這個東西，終日與他淘氣。」對萬貫道：「就依了，只是嫁過門來，須要好生看待。」萬貫說：「擱在頭上過日子，決不敢輕慢他。」

萬貫見他說准了，滿心歡喜。遂將絳仙摟在懷中，要與如此如此。絳仙說：「起先無乎不可，如今我是老長親了，你不得無禮。」萬貫說：「只此一遭，下不為例。明日做丈母，今日為夫妻，有何不可呢。」兩個不覺又做起舊日的營生來了。頃刻之間，云收雨止。萬貫道：「幾時過門呢？我好預備預備。」絳仙說：「晏公的壽戲，只落明日一本了。等做完之後，就送他過來。」

未知藐姑果嫁萬貫不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